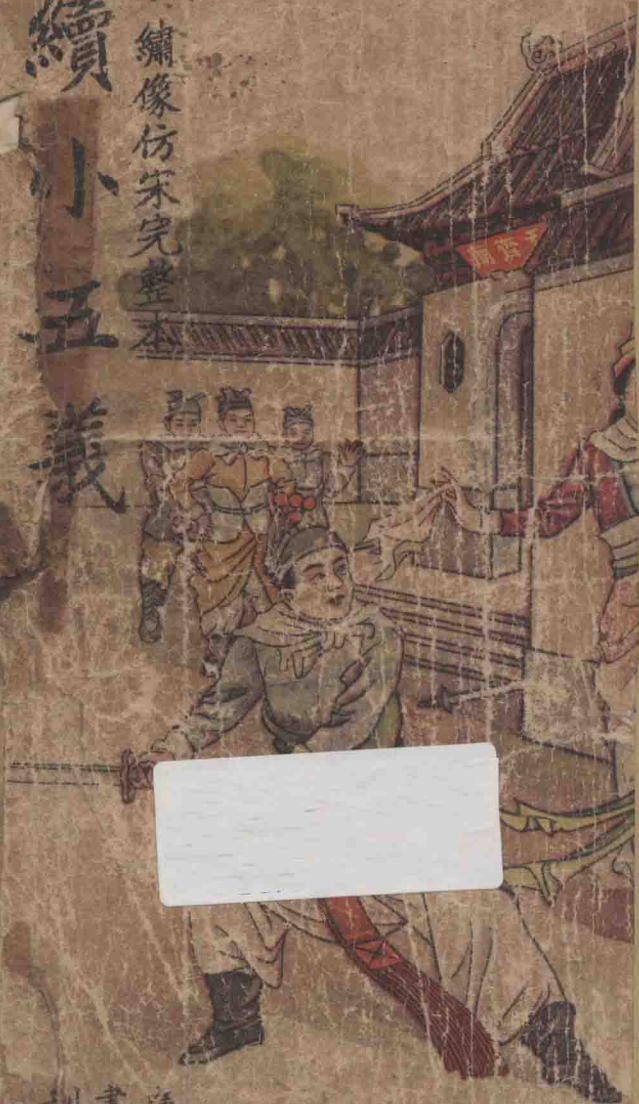


續小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繪圖續小五義卷下

第六十五回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騙人

且說徐良在房上，正要拉刀躍將下去，教這紫面的，知道知道他的利害，忽見由外邊跑進三個人來，兩個壯士打扮，一個是穿著一身重孝，放聲大哭，直奔屋內而來，身臨切近，山西雁方纔認出來了，一個是薛昆，一個是李霸，一個是王熊兒，王熊兒穿著一身重孝，皆因由毛家疃，王熊兒瞧勢頭不好，背著自己包袱，先就跑了，後來第二天，方纔遇見薛昆，李霸一問他們兩個人的來歷，就把毛天壽已死，王虎兒被殺，告訴了王熊兒一遍，三個人商量著，無處可奔，議論了半天，只可是上圍城子，與大老爺送信，王熊兒做了一身孝服，一路行來，到了圍城子，天氣就不早了，到了門首，衆人一問緣故，王熊兒就把太歲坊之事，說了一遍，衆人一聽，都歎息了半天，並不用與他通報，就自己進來了，直到裏面，見了東方亮，嘆咤一聲，跪倒身軀，放聲大哭，伏地君王問，因爲何故這樣大哭，穿了一身重孝，王熊兒哭訴其事，就把太歲坊搶金氏起，直到毛家疃，王虎兒被殺，前前後後的說了一遍，又道：我今特來報與大老爺，三太爺知曉此事，東方亮東方清一聞此言，放聲大哭，大家勸解了一回，東方亮說：衆位有所不知，我二弟性情古怪，他要是在我們這裏住著，焉有此事，大家一齊說道：也是二員外爺命該如此，只可打聽準，喪在甚麼人手，咱們與他報仇，就是了，薛昆李霸又把趙勝的緣故，說了一遍，別的人俱未能看清單，有一個相貌古怪的，是兩道白眉毛，又是山西的口音，房書安說：衆位聽見了沒有，就是這個老西，我總疑惑著，早晚之間，必上這裏來，哪，東方清言道：正要找尋于他，他若不來，可是他的萬幸，如果要來，可算他是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東方亮說：你們暫且吃飯去罷，有甚麼話，然後再講，薛昆李霸王熊兒俱都撒身下去，忽見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一個家人來說：員外爺在上，如今藏珍樓，拏住兩個盜劍的了，伏地君王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把個犯人與我綁上來，不多一時，就看見從外邊，推推擁擁，推進兩個人來，大家說：跪下跪下，見那兩個人，挺胸突肚，立而不跪，大衆一看，這兩個，全都是馬尾透風巾，青緞夜行衣，青抄包，青中衣，藍緞襪，板尖芒鞋，一個是黃臉綠毛，一個是面似瓦灰，一塊紫記，目怒橫眉，立而不跪，東方亮一看，微微冷笑說：你們兩個好生大膽，既要前來盜劍，也該打聽打聽，纔是我複姓東方的，最喜歡的綠林中的朋友，山林的賓朋，海島內好準準的有幾百位，俱是出乎其類的英雄，拔乎其萃的好漢，我一生最惱的，是不打聽打聽我，是甚麼樣朋友，依仗

你們的本領前來竊盜哇或是盜我藏珍樓的寶物哇自逞其能藐視我這個所在我也不怕你們惱慢說你們那樣本事就是比你們強著萬倍連我那個樓門也不用打算進去我也不用問你們的名姓倘是問出來要有與我相好的朋友認識到不好辦了來推出去與我砍了有人答應立刻往外一推再說紫面天王一瞧這兩個賊就有幾分愛惜見他們進來時節虎勢昂昂挺胸突肚毫無懼色後來各位上一瞰就把頭往下一低再也不瞅人了到彷彿是害怕的形象剛要往外一推就聽有人說刀下留人原來是赫連齊赫連方說這不是姓金麼梅花溝金家店二位寨主麼二人更把頭往下一低一語不發赫連方說對呀哥哥你看臉上這塊紅記難道你就忘了不成赫連齊說你們二位不言語不大要緊險些耽誤了交情回頭說大哥咱們紅白帖兒把人家請來了咱們這樣待承人家可下不去呀東方亮說我焉得知曉這是那裏來的哪赫連齊說這就是朝天嶺梅花溝四寨主五寨主一位是鷲鷲太歲金永福一位緣面天王金永祿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推回來自己親身下去與二人解綁說二位賢弟實在劣兄不知駕到如知二位賢弟到此我天胆也不敢將二位賢弟綁將起來望乞二位弟台恕過愚兄隨說著就一恭到地金永福金永祿雙膝點地說我二人自逞其能前來盜劍冒犯天顏身該萬死蒙大太爺不肯殺害我們恩同再造慚愧呀慚愧東方亮說二位賢弟言重了我本是差派我兩個兄弟聘請五位寨主前來助威不料二位賢弟也搭著是更深時候無心墜落我的翻板我就作出虎狼之威若非赫連賢弟看出險些誤了大事金家兄弟說大太爺饒了我們還說這許多謙虛言語我們如何擔待得住東方亮說你們二位再要叫我大太爺就是罵我一樣咱們全都自己弟兄要是那門太謙那還了得赫連賢弟與他們衆位見見赫連齊這纜帶著金家弟兄先見了東方亮然後與羣寇一位相見東方亮吩咐家人取了兩件英雄擎來先教金家兄弟披在身上東方亮復又問道但不知這下月十五日那三位寨主可能到我這裏來不能金永福說大哥實不相瞞有這裏請帖到了朝天嶺皆因是我們大哥二哥不來這纜提起了你老道裏有口魚腸劍我們大哥二哥說聽人講究過可沒見過甚麼個形像王玉就說要見這口劍不難他要上這裏盜去給我們見識見識他說要盜劍非他不成除他之外別無一人能盜我們兩個人就往這裏來了不料我們二人被捉多虧大哥寬洪大量若不我二人早作了無頭之鬼他們既要打算盜你的寶劍是日豈能與你助威呀東方亮一聞此言哈哈大笑說二位賢弟我方纔已然說過我最好交友之人待等我十五日這個擂台已過我只帶一名家人同著二位賢弟帶上魚腸劍來到朝天嶺見一見三位寨主我把寶劍也教他們三位看看只要他們

三位喜愛此物，我就把這柄劍送給他們三位，也不算甚麼要緊的事情。常言說得好，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此劍乃是我用不著的物件，把劍送與他們三位，到作一個贈劍之交，並且我還有大事相商。金永福、金永祿說：這位大哥素好交友，名不虛傳，說畢，羣寇異口同音說：你們與大哥交長了，就知道大哥這交友的慷慨了。伏地君王一聲吩咐，備酒。山西雁把他們懇懇切切的事情，俱都聽得明白。自己一想：此處又沒有白菊花，我也不必出頭露面了。到不如我上藏珍樓瞧瞧。這樓的形象，自己拿定主意，躉身回頭，後披飄身下去，直奔後面來了。又到了捆更夫的那個太湖石前，一直撲奔正西，過了草木園子，見著一段長牆，心中一想：方纔那更夫說的，這個地方叫紅翠園，但不知道紅翠園是甚麼景緻。剛走在這裏，就見裏面燈光閃爍，原來這個門，却在西邊。徐良繞到西邊一看，是花牆子，有一對黑漆門戶，五層台階，雙門緊閉。旁邊有一株大槐樹，山西雁要看裏面景緻，就躡上樹去。往下一瞧，院子裏靠著南牆，有兩個風燈籠，一個八仙桌子，兩把椅子，上面大紅的桌幃，上繡三藍的花朵，大紅椅被，桌子上有一把茶壺，四五個茶杯，一個銅盤子，靠著南邊，還有兩個兵器架子，長傢伙繫起來，短傢伙在上面掛著。靠著椅子那裏，站著一個大了幾約有二十多歲，頭上烏雲帶些花朵，滿臉脂粉，鼻如懸膽，口賽櫻桃，穿著天青背心，葵綠的小襖，大紅中衣，窄小金蓮繫一根葱心綠的汗巾，耳上金環，掛著葉竹圈，看相貌頗有幾分人才。徐良瞅著納悶，這是甚麼事情？不多一時，就由三間上房內，出來一個姑娘，約有二十四五歲的光景，頭上烏雲，用青絹帕兜住，青綉絹綁身，小青綉絹中衣，窄窄金蓮，腰繫青綉汗巾，滿臉脂粉，柳眉杏眼，鼻頭端正，口似櫻桃，耳上金環，姑娘出來，坐在椅子上，了鬢給倒了一杯茶。姑娘問了鬢說：你們小姐呢？了鬢說：我們小姐身體不爽，徐良見這姑娘品貌甚好，未語先笑，透著輕狂的體態。這姑娘叫了鬢問你們小姐是甚麼病了？鬢說：渾身發燒，茶飯懶食，也沒有甚麼大病，就是受了些感冒。小姐說：叫他出來，練兩盪拳，踢兩盪腿，只要得身上出些汗，就好了。你說我請他，了鬢無奈，何進上房屋中去了。不多一時，由房中，了鬢攜著小姐出來，也坐在椅子之上，就要往桌子上一扒，那姑娘說：你活動活動，頑頑拳，踢踢脚，咱們兩人，過過傢伙就好了。這病姑娘也是透著妖淫氣象，品貌有十分人材，那穿青的姑娘說：我與姊姊脫衣裳，那個姑娘再三不肯說好。妹子，你饒了我罷，除非是我叫我連房門都不能出來，我還得告假，實在坐不住。隨說著，仍然站起身來，恍恍惚惚，走進屋中去了。你道這二位姑娘是誰？這就是東方亮兩個妹子，一個叫東方金仙，一個叫東方玉仙。這兩個姑娘與東方亮不是一母所生，這兩個是東方保赤第四個姨奶奶所生，從小的時節，東方保赤愛如珍寶，上了十幾歲，習學針

線嗣後來就教他練武到了十五六歲把工夫就練成了東方保赤看看學成了一想姑娘要不會試藝便罷若是會些武藝必須要教給他們一點絕藝方可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架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錘除此之外刀鎗劍戟長短傢伙無一不會東方保赤一死這兩位姑娘就單住一所院子後來他娘一死姑娘漸漸大了東方亮不管他這兩個妹子這二位姑娘住在紅翠園與哥哥說明白了是前邊的人不怕是三歲的孩童不許入紅翠園去知道哥哥認識的並沒有正人君子俱是些是匪人倘有人過後邊去不論是誰都要結果他的性命如今已然二十五六歲了常常抱怨哥哥不辦正事誤了自己青春每日晚間必要操練自己身體可巧這日晚間金仙身體不爽不能陪著玉仙頑拳踢腿玉仙就想出一個主意來了叫了鬢拔去頭上花朵挽袖子打拳這了鬢名叫小紅伺候玉仙的了鬢叫小翠叫了鬢打拳小紅回說我那拳沒學會呢打的不是樣兒反教二小姐生氣玉仙教他打非打不可了鬢無奈這纔把釵環花朵摘去拿了一塊絹帕把他抓髻兜住繫了一個十字扣兒汗巾一掖袖子一挽說那樣打的不是二小姐千萬指教徐良正要看看打拳忽見上房後坡有一個黑影兒一幌要問這黑影兒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練武 東方玉仙教了環打拳

且說徐良正要看了鬢打拳見上房有個人一幌自己下樹來直奔紅翠園後面躍過西牆飄身下來看房上那個黑影蹤跡不見自己也就蹑上房去由後坡往前一瞧那個人影兒也不在前坡院中有人他也不敢奔前坡去此時了鬢打的這邊拳叫獼猴拳山西雁在旁邊瞧著險些沒樂出來見這了鬢手脚腰腿打出去全不是地方又見從西屋裏跑出兩個婆子一個了鬢來那了鬢說姐姐我可要看你打這一盪拳了就見玉仙把桌子一拍說小紅算了罷別給你們小姐現眼了歇息去罷你看我打一盪你也瞧一瞧雖不如你們小姐也不至于像你那樣子直說的那了鬢羞的面紅過耳收住拳脚式兒往旁邊一走說二小姐我不行總算是沒學會哪屋中的病姑娘答言說滾開那裏罷你別氣我了外面玉仙答言說姐姐你本就身體不爽氣著反為不美小紅瞧我的罷徐良在房上一看這個姑娘比那了頭大差天地相隔躡高縱下一點聲音皆無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違了鬢帶婆子看著連連喝采把這一盪拳打完收住架式問了鬢比你如何小紅說二小姐比我果然差的多我再也不敢與小姐比肩並論玉仙說大概是你家小姐藏私沒教給你真的罷屋中病姑娘說二妹子你可冤苦了我了你想他是我使喚的一個了頭我怎麼能與他藏私別忙我這裏脫衣裳到要替我們了鬢爭這口氣玉仙說算了姊姊你養病罷那玉仙這叫激將法

特意要他出來，就得叫他出一身透汗。果然金仙從屋中急忙忙往外一躡，奔過小紅去，伸手就打金仙手腕子。早被玉仙接住了，說：「姊姊，你要打他，與我臉上有甚麼光彩？要打我，咱們兩個打到好，你過來罷。」姊姊往前一拉，金仙房上的徐良，在上面看了個真切，暗暗的笑，見這回金仙出來，那個打扮可不像玉仙用鵝黃絹帕包頭，淡青小襖，西湖色的中衣，水綠汗巾，大紅弓鞋，出來本是氣哼哼的，要打了鬘被玉仙把他揪住，往前一拉，幾乎躺下，說：「妹妹，真要欺負我們。」玉仙說：「尋常我不是你的對手，今天趁著你有病，金仙說不要說這宗言語，隨說著這兩個人就打起來了。二人動手的工夫，甚大，忽見玉仙往旁邊一躡，奔了兵器架子去，一回手就把上面刀拉將下來，往外一抽，金仙也就過去，把刀往外亮，兩個人單刀對單刀，閃砍劈剝，類若拚命一樣，並不相讓。忽然金仙微一露空，玉仙一抬腿，正踢在手腕之上，金仙撒手，扔刀，噹啷啷，那口刀墜于地上，金仙往下一敗，玉仙就追，金仙就從架子上抽了一條長槍，回手就扎玉仙用刀一磕，往旁邊一閃，金仙用槍一攔，用了個霸王擡槍勢，玉仙又往旁一閃，一長一短的傢伙交手，忽見金仙用了個怪蟒翻身的招數，眼睜睜鎗尖就奔玉仙脖頸而來，徐良在房上看著，替他們一著急，忘了他是在暗處瞧看，替玉仙一害怕，說：「才要不好，那知道金仙他們更有手段，把後手往回一抽，忽聽房上有人說話，躡出窗外，二人俱望房上一瞧，連了鬘婆子，也都往房上一看，玉仙眼快，早就看見了徐良，山西雁也知道自己失了聲音，打算要走，不料被玉仙瞧見，玉仙說：「你是那裏來的狂徒，快些下來。」徐良一聽，叫他下來，我要不下去，豈不教這兩個了頭恥笑？打量是東方亮的女兒，也罷，下去與他們頑耍頑耍，由房上躡將下來，一抽大環刀，頭一個就是金仙先到，噹啷一聲，把槍削為兩段，把金仙嚇了個膽裂魂飛。玉仙一見這口刀的利害，就不敢往上迎來，金仙一回頭，叫取兵器了，鬘奔到西屋裏，就是兵器房，徐良聽見他說取兵器，心中暗道：「你取來多少兵器？我給你削多少？」教你知道老西的利害，玉仙稍一失神，噲的一聲，手中刀削為兩段，一著急，抽身就跑，徐良打算躡出牆來走罷，只見金仙趕奔前來，手中一宗物件，嘩啷一抖，徐良一看，原來是帶練子的傢伙，圓丟丟，丟耀眼爭光，如同茶碗口大小，鐵胎外罩金衣，是甜瓜的形象，上有練子，金不金，銅不銅，三楞黑魚骨的樣式，他用單錘打來，徐良用手中大環刀一找，他的練子，只聽見哐啷一聲，錘頭往下一沉，這口寶刀，並沒磕動，這根練子，徐良不知這練子的來歷，乃是東方保赤一輩子得來的四宗寶物，這宗物件，出于外國，乃是金銀銅鐵鋼，煉成了此物，別看他是很細，憑他是甚麼樣的寶刀寶劍，不用打算磕的動，這根練子，那東方保赤，雖有三個兒子，就是把這兩個女兒，看如珍寶，把女兒武藝教成，就把這練子，錘塑給了女兒，教他

們這個招數金仙愿意要錘玉仙愿意要槊分量俱都不差往來這槊的形象是兩隻手搭著兩隻三楞鏢山西雁用力沒磕動練子暗說不好緊跟著那個錘到用刀往外一磕仍然哧吱一聲響亮又緊跟著玉仙練子槊冲着面門而來徐良看著都是一般形象用刀一磕也是哧吱一聲響亮哧哧哧哧亂抖把山西雁鬧的手忙脚亂只可是三十六著走爲上策往牆上一躡錘奔面門槊奔脚去到沒打著脚教練子把腿一繞往下一拉山西雁就由牆上撲咚摔倒在地要問徐良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洩機關捉拿山西雁 說原由丟失多臂熊

且說徐良他是藝高人膽大從來也沒打過敗仗如今叫這兩個丫頭追的亂跑打算要走那得能夠剛一上牆就教練子把腿繞住往下一拉撲咚一聲摔倒在地玉仙一手按住小翠把繩子取來玉仙把山西雁四馬倒攢蹄捆上又過去把徐良這口刀拿起來瞧了一瞧暗暗稱讚叫小翠把這口刀與我掛在上房屋中去罷了鬘答應從徐良身背後把刀鞘子摘下來將刀插入刀鞘之內拿進上房屋中掛于牆壁之上玉仙與金仙姊妹兩個坐在椅子上了鬘把徐良提將起來往二位姑娘跟前一放玉仙問大概你是新來的罷我不認識徐良說不錯我是昨天纔到玉仙說你昨天到的大太爺也沒囑咐你嗎我們這紅翠園憑你是誰也不準來誰要私自往這裏來立刻就殺絕不寬恕徐良說姑娘你快住口你打算我也是伏地王一夥的餘黨哪我是御前四品護衛前來辦案捉拿白菊花的老爺親身前來探探白菊花現在此處沒有玉仙一聞此言說姊姊此事敢情錯了又問你上我們這裏來我哥哥知道不知徐良說我爲白菊花一個人與你哥哥往日無冤近無無仇我若一露面豈不驚嚇與他我見白菊花沒在此處我就要回去不料走在此處聽見刀槍聲音上房一看正是你們二位動手我見槍尖正要點在咽喉之上我替你一著急就嚷出口了這是已往情由要殺便殺若遵王法看我現在官職不肯殺害於我日後還要報答你們呢玉仙說你現任是何職官姓甚名誰一一道來徐良說你要問我把我解開我慢慢告訴與你金仙說妹子可別聽他的言語玉仙說我自有主意原來玉仙聽他說現任四品職官想了想自己終身未定又愛他一身武藝又能夠高來高去可惜是一件不喜歡他品貌不佳正在猶豫之間忽聽有人叫門婆子出去少刻進來說大太爺派朋友前來送信說有個路姑娘少刻就來教二位小姐好好待承人家玉仙問這路姑娘是誰婆子說是大太爺相好的朋友有個鐵鶴腿趙保他把兄妹兩個外號叫九尾仙狐路素貞玉仙叫小翠先把這個白眉毛的提在西屋裏去放在咱們那個空大躺箱裏

了聲答應，把徐良提起來，進西屋中，把箱蓋一揭，將徐良放在裏面，把箱蓋一蓋。玉仙、金仙、丫頭婆子，打著燈籠，出去迎接九尾仙、狐，你道這路素貞從何而至，皆因在仙佛蘭若，教韓天錦抱住他，素貞一急，用迷魂帕把他抖過去，自己逃跑，不敢露面。次日晚間，又到尼姑菴，見有兩個官人，看著那座空廟，又聽他們講說，趙保解到官府，今日晚上過堂。大概就得受罪。路素貞一想此事，皆因自己身上起見，我不把他抖騎下，焉能遭了官私，忽然想起，我何不上團城子，見見東方員外，主意已定，就奔團城子而來。正是東方亮收服金永福、金永祿，擺上酒，大家吃酒。東方亮正打聽朝天子，嶺水旱的道路，有從人進來，說有個走路的，叫路素貞，是個姑娘，現在外面求見。大老爺究竟不見。東方亮一怔，說路素貞是誰呀？金頭活太歲王剛、黑金剛、柳飛熊、齊說道：大哥怎麼忘了？就是鐵腿鶴趙保賢弟的，把兄妹妹。東方亮一聽，說是了，怎麼趙賢弟不來，打發姑娘來，是甚麼的緣故？吩咐一聲：請不多一時，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在燈光之下，一看，淡淡梳妝，容顏甚美。素貞說：那位是？大哥三哥從人指告說，這就是我們大老爺素貞過去，深深道了一個萬福。東方亮說：這是路大妹子，這就是我三弟素貞復，又與東方清道了一個萬福。紫面天王冲著他，也深打一恭。然後素貞冲上，又道了幾個萬福，說：衆位兄長們，我素貞與衆位萬福了，衆人也還了一禮。東方亮吩咐一聲：與路大妹子看坐。然後姑娘謝了坐，方纔坐下。東方亮說：趙賢弟因何不來？素貞說：大哥有所不知，皆因他昨日從大哥這裏回去，不料這裏官人知道我們現在廟內，半夜之間，盡都入廟，正在我與他們動手，可巧我趙大哥回去，他們人多勢大，我二人不是他們的對手。我先就竄出廟外，我趙大哥走遲了一步，被他們拿去。我出于無奈，到大哥這裏來求大哥，如能設法解救，我趙大哥可算他萬幸。東方亮一聽此言，微微冷笑說：這些官人，是此地的，還是跟下你們來的？素貞說：大哥若問這些官人，從我們那裏跟下來的，也有此處的，也有東方亮說：只要是我們這裏官人，我就可以能救。素貞又深施一禮道：全仗大哥鼎力。東方亮說：我與此處知府，是換帖弟兄，如在此處，不費吹灰之力，待至天明，我先派人打聽打聽，救他便了。路素貞說：全仗哥哥，東方亮說：後面現有我兩個妹子，居住紅翠園，並無別的人。妹子若不棄嫌，何不與我妹子住在一處？素貞一聞此言，說：大哥這就是恩施格外。東方亮教家人同著路姑娘上紅翠園去。妹子那裏吃酒去罷。素貞復又與東方亮道了一個萬福，跟隨家人出去。前面有人打著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到了院內，三位姑娘一見，對道了一個萬福。玉仙就問了路素貞的來歷。九尾仙、狐也就把自己事情學說了一遍。三個人攜手進了前房，丫環獻茶，吩咐一聲擺酒。當時之間，就擺列杯盤。素貞上坐，金仙、玉仙側坐，相陪了環斟酒，無非談了些

草橋鎮天齊廟，尼姑菴的故事。正在飲酒說話間，素貞一抬頭，見壁上掛著一口刀，自己一想，說二位姊姊這口刀是那裏來的？玉仙把方纔在院中姊姊兩個比傢伙怎麼房上有人，怎麼叫下來，把他拿住的話說了一遍。素貞說：這個人可是兩道白眉毛？是不是玉仙道：正是。素貞說：這個可是我們的仇人？玉仙說：現時捆著在西屋裏，輪箱之內扔著呢。既是姊姊仇人，咱們何不把他宰了？素貞說：真要把此人一殺，我們這仇可是東方姊姊替我們報的？玉仙說：咱們先去殺他，然後吃酒。三人站起身來，教婆子掌燈，剛出屋門，就聽前邊一陣大亂，原來前邊見素貞一走，東方清就問金家弟兄，你們二位到了裏面，怎麼就認得藏珍樓呢？金永福說：可是我們還捆著兩個更夫，哪煩勞那位去到大湖山石洞內，把他們放開罷。家人答應，出去不多一時，復又回來，說大太爺更夫說的不止他們二位，還有一個白眉毛老西，打聽晏寨主，往前來了。衆賊一聽，一陣大亂，房書安說：祖宗來了，往桌子底下就鑽。東方亮叫家人護院的點燈抄傢伙，家人一聲答應，衆賊各執兵刃一擁而出。東方亮帶著衆人，直奔後面各處搜尋。正走到紅翠園不遠，就見裏面婆子出來，嚷叫說：大太爺衆位爺們快來罷。如今我們這裏拿住個老西，在箱子裏放著哪。正在要殺，還沒殺哪。衆人一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要問山西雁死與不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輪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書安求生

且說東方亮正在後院找徐良，忽聽婆子說：已然拿住衆賊，聞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就見金仙玉仙路素貞全都迎接出來。東方亮東方清過來一見兩個妹子，金仙玉仙與兩個哥哥，道了萬福。東方亮就問：妹子是怎麼把他拿住的？玉仙就把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又道：現在把他放在兵器房那輪箱之中，說起來，他是路大妹妹的仇人，你們因爲何故拿他？東方亮就把大衆所說徐良作的那些事情，對著姑娘說了一遍。玉仙說：這可是實在可惱。哥哥還是搭在前邊殺他，還是在後面殺他？哪火判官周龍張大連皮虎一齊說：大哥，咱們前面殺罷。每人剝他幾刀，也出出氣。要是妹子氣不過，先教妹子剝他幾刀，然後搭在前邊來。東方亮想：這也是個主意。說：妹子你氣不過，先把他剝幾刀，可別把他剝死。玉仙說：我們到沒有甚麼氣，到是路大姊姊氣不過，教他剝他幾刀罷。素貞說：我也不用剝了。教大哥剝去罷。東方亮說：你們全不剝了。一回頭，叫來四個打更的，又找來一根杠子。衆人也就就不進去。就是東方亮帶著四個抬人的，同著三個姑娘，進了院子，直奔西屋而來。玉仙一睜，西屋燈燭俱都滅了。回頭就問婆子：這屋裏燈怎麼全都滅了？婆子說：我們跟著小姐，迎接大太爺去了。怎麼滅了可不曉得。玉仙叫小翠、小翠哪，叫了兩聲，不見答應。玉

仙說這孩子又睡著了，叫婆子掌燈。小紅先就進去，屋中嘆咤一聲，栽倒在地。燈籠也就滅了。金仙問道：「這是怎麼啦？」小紅說：「我小翠妹子在當道地上睡著了，把我絆了一個筋斗，燈也滅了。婆子一看，說：『大爺可了不得了！』小翠被入殺了。東方亮一聽此言，說：『妹子別不好罷。』大家往屋中亂跑，先奔到箱子那裏，把箱蓋一揭，打算伸手把徐良捉將出來。再看山西雁蹤跡不見。當時玉仙心中難過，捆著放在箱裏，怎麼遁去的，並且殺死了環，更透著奇怪了。莫不成他還有夥計，正說到這裏，玉仙說：『我瞧瞧刀去罷。』說畢，往屋中就跑。至屋內一看，見壁上那口大環刀蹤跡不見。玉仙說：『你們各處地方搜尋搜尋罷。』刀也沒有了。伏地君王立刻轉身出了門外，與大眾一商量，從新又點燈火，拿單刀鐵尺，姑娘等看他們去後，立刻吩咐婆子往前邊要了一口棺木，把小翠裝殮起來，抬在外面等天明，再埋伏地。君王把他這一個花園各處搜到，蹤跡全無。你道這山西雁他遁了不成？皆因徐良這一被捉，教人捆上，放在箱子之內，自己也就把死活扔在肚腹之外。不料到箱子裏面，不大的時候，就見那箱蓋忽然一闖，有人伸手一揪自己的手，看見有一口明晃晃的鋼刀，自己就把雙睛一閉等死。不料蹭的一聲，把繩子給他割斷，又見箱子復又蓋上。徐良納悶，這是救我來了罷。自己一挺身，用手把箱子蓋往上一托，一看屋中黑洞洞，並無燈火。又一看迎門那裏躺著一個女子，一縱身躡出外一看，是個丫環，被殺。徐良實在納悶，這是甚麼人救了我的命，還殺死了環。按說活命之恩，我上那裏與人家道勞去。我先走要緊。又一想，把大環刀也丟了，出房門到了院內，自己得了活命，又思念自己寶物，正在思想，忽聽眾人嚷道：『捉拿老西自己！』想一想，說不好。三十六著，走為上策，躡出南牆，一直往西，過了兩段界牆，直奔城牆，到了翻板那裏，就掏百練索，往城上一抖，上面用抓頭抓住城牆，導繩而上。至外邊，也是用抓頭抓住，導繩而下，往前走著，心中難過，勝敗到是常事，就是輸給這個丫頭，到不以為恥。無奈丟了這口大環刀，自己越想心中越悶，忽見前邊一個黑影兒一幌，徐良看見，就知是個人，撒腿就追，眼瞅著這個影兒，直奔五里新街去了。徐良一想，大概准是艾虎兄弟，跟下我來了。這一來，我更對不起他了。自己沒追上，那個黑影兒，進了五里新街，就不好找了。本人也就慢慢回店，到了店外，繞在西邊，躍牆而入，就是他們那個跨院，至裏面剛一啓簾，有艾虎、盧珍出來迎接。韓天錦早就睡了，艾虎把衣服與三哥拿過來，讓三哥脫下夜行衣，換上白晝服色，就問：『三哥探的團城子事情怎麼樣了？』徐良說：『老兄弟，你不要明知故問了。』艾虎說：『你在團城子，我在這裏，我怎麼是明知故問？』徐良說：『老兄弟，你說實話，到底是你不是你。』艾虎說：『我實是沒出店，要不信，你問四哥。』徐良一聽，把脚一躁，一聲長歎，說：『賢弟，三哥活不成的了。』盧珍問：『甚麼緣故？』

徐良就被捉丟刀幾乎廢命不曉是甚麼人殺死了環給我斷了綁繩出來再找蹤跡不見不知是誰又見三個姑娘出來要殺我又聽前邊眾賊找我一着急躍牆而逃走到五里新街見前邊有一個人飛跑我料着必是你艾虎一聽也是倒吃了一口涼氣盧珍與艾虎一齊說道三哥不要著急待今日晚間我們兩個人上圍城子走一踰定要拿回刀來徐良說那如何使得今天晚上還是我去找不着我這口大環刀我絕不活了艾虎說那是何苦咱們大家尋找沒有找不着的徐良說天明再議論罷天已不早三位歇覺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起來店家打面水淨面已畢徐良仍然頭朝裏睡覺去了到吃早飯時節山西雁連飯都沒吃淨是睡覺天有晌午之時徐良這纔起來教他吃東西他也不吃自己一人就出店去了從五里新街由西往東人烟稠密來來往往盡是些做買賣之人忽見路南有一座酒樓藍匾金字上寫美珍樓是新開張的酒鋪徐良一想可惜自己不吃酒要是好喝到此處吃會子酒到有個意思過了美珍樓往東走至東邊路北見有一座大店是三元店大門開着一扇關着一扇往裏瞧了一瞧見裏面冷冷清清自己就進了這店見各屋房門俱都關閉見上屋台階之上坐着兩個夥計徐良走進前來夥計打量徐良這個人形象與吊死鬼一樣二人暗笑隨即問道你是找誰徐良說我要住店夥計說沒有房子徐良問沒有房子這是甚麼夥計說全有人住着呢徐良問人都往那裏去了夥計說全都出去了徐良說真巧全出去了轉身將往外一走兩個夥計對說這小子這個樣準是漢奸徐良一聽那兩個人說自己像漢奸一轉身回頭就問你們兩個說誰漢奸要同着你們叔伯也是這樣的說話麼那兩個那肯答應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些個我們在這裏說我們的話你因甚麼事情挑眼徐良說我前來找店你們口出不遜找你們掌櫃的烏人的問問這是甚麼買賣規矩那二人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着不然我們可真要揍了徐良說你也配那個夥計不知道徐良的利害用左手一幌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刁他的裏腕子一抬腿那夥計撲咚一聲摔倒在地這個復又過來用了個窩手腕砲照舊被徐良一腿踢倒那一人一嚷從後面出來數十個人那人說這是個賊偷咱們來了衆人一齊動手罷大家七手八腳抱腰的扳腿的揪胳膊的徐良使了個掃堂腿這些人披蹬吧咚轉眼間東西歪也有躺下的也有帶傷的也有折了胳膊的大家亂嚷這個老西手裏有法咱們抄傢伙去忽然間由東邊四扇屏風門內蹩出兩個人來一伸手就把徐良揪住說你好生大胆要是打咱們較量山西雁一看這兩人吃一大驚非小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徐良把衆夥計打得亦樂乎。忽見屏風門後出來兩個人。頭一個是馮淵，第二個是蔣四爺。馮淵說：「唔呀，我早就聽出是醋糟的聲音來了。要打是咱們兩個人打徐良說，臭豆腐你耽不住我打過去與蔣爺磕頭。蔣爺問：『因為甚麼事故在此相打？』徐良說：『他們說我是漢奸。』蔣爺問店中夥計：『你們這是怎麼說話呢？』夥計那裏敢應認，說：『我們這裏說話他老人家聽錯了。』蔣爺說：『算了罷。』這也是一位大人呢。遂帶著徐良往東院去。徐良進了東院，是五間上房，剛跟著蔣爺往上一走，只見裏面展南俠智化那如龍那如虎張龍趙虎徐良過去行禮。這夥人總因為展南俠由鶴峯堡回去遇見徐良，拿了解藥，回到徐州公館，救了總鎮大人，說了紀強滿門合家死的緣故。總鎮大人說：『鏢傷已好，知府行了文書，不用詳驗。』紀強滿門合家的屍首，總鎮知府格外單預備些祭禮賞賜。然後蔣四爺與展南俠給開封府打了稟帖，就奔南陽府而來。可巧行在半路之上，遇見黑妖狐智爺一問智化，智爺就把神鬼鬧家宅棍打太歲坊的話說了一遍。本要上臥虎溝，怎麼遇見沙大哥，怎麼自己不辭而別的話，又說了一遍。蔣爺說：『咱們一路前往罷。』智爺說：『我要謝恩去。』蔣爺說：『相爺早替你謝了恩啦。』智爺說：『不謝恩，我得要出家去了。』蔣爺說：『你先幫着我們把這事辦完，你再出家去。』也就沒人管了。智爺說：『這事情不了一件，又是一件。到底幫着你們辦完了甚麼事情，放我走哪？』蔣爺說：『只要把萬歲爺冠袍帶履得到手中，就沒有你的事了。』智爺說：『可是君子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蔣爺說：『你還教我起誓不成。』智爺方纔點頭，一同撲奔南陽府而來了。五里新街找三元店住下，就囑咐明白了店家，打了公館，不敢再住人了。憑他是誰，也不准把風聲透露。徐良跟着大衆到屋中行禮已畢，展爺就問徐良：『由咱們分手之後，幾時到得這裏？』徐良說：『姪男昨天纔到所辦的事情，對着智爺說了一遍。』又問：『昨天到了，可往圍城子裏面看看虛實？』沒有徐良道：『不瞞叔父說，昨晚間我去了一趟，白菊花不在那裏，火判官周龍他們一夥人都在那裏。』智爺又問：『瞧見藏珍樓沒有？』徐良說：『藏珍樓我沒看見。』智爺問：『你進去會子，怎麼沒看見藏珍樓哪？』徐良說：『我到那裏看看就回來了。』智爺又問：『除此以外，一點別的事情沒有，你就回來了嗎？』徐良一聽，這話裏有話，連忙問道：『智叔父，你老人家知道麼？』智爺微微一笑，說：『你說實話罷。』到底是怎麼件事情，徐良只得把自己事情又說了一遍。愚姑娘被捉，有人救了自己，不知是誰，丟刀的話，未曾說完，就見智爺微微冷笑。徐良就明白了八九的光景，說：『智叔父，別是你老人家也去了罷。』蔣爺在旁說：『智賢弟，真少不了你。昨日一刻的工夫，就上圍城子去了。我問你，你說拉尿去了，你還不承認。』山西雁清楚楚，一五一一點也不敢隱瞞，又說了一遍。智爺也對着大衆一提。昨日晚間到了圍城子，至紅翠園，我在房子後坡。

上就看見了徐良在樹上。他一跑我就上東房後坡去了。他被人家槊子練繞下來。我就揭起房瓦。打算用房瓦打他們。好救徐姪男。不料在這個時候。有路素貞到。就把他裝在西屋箱子內。那三個姑娘。進上房。喝酒去了。我下房殺死了。環。打開箱子。挑了他的綁繩。吹滅燈燭。我又藏起來了。徐良出來。他就躡出牆外。就逃命去了。連自己的刀。都不顧得了。徐良過來。給智爺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說。叔父活命之恩。姪男這一輩子。也不忘你老人家這番好處。還有一件。你老人家提我那刀。可知道下落。不知智爺道。你既問我就知道下落。挂在他們上房屋中牆上。趁着三個姑娘迎接東方亮之時。我就替你代了一代勞。徐良一聽此言。如獲珍寶一般。復又深施一禮。智爺回身進裏間屋中。把他的刀取出來。交給徐良。徐良將刀帶起來說。我回我們店中。送信去教他們。上這裏見衆位叔父來。蔣爺說。教他們去罷。徐良出了公館。到了自己店中。見韓天錦。盧珍。艾虎。把三元店的事情對他們一說。給了本店的店錢。飯錢。各帶自己東西出店。直奔公館而來。進了三元店。來至東院。到了屋中。見大衆行禮。對問了一回。路上所遇的事情。忽聽外邊一陣大亂。只見店家進來說。衆位老爺們。他們全瞧擂台去了。這五里新街西口外頭。有個白沙灘。立擂台。哪蔣爺說。你先去罷。店家出去。蔣爺問徐良。他們不是五月十五哪。怎麼這樣早。就看擂台去。哪徐良說。咱大家全去看看。便知智化說。全去可以別聚在一處。咱他大家散走。我說一個地方。在一處會齊。看完了擂台回來。在這本街上。有一個新開的大酒樓。叫美珍樓。我請衆位在那裏喝一杯酒兒。大家一聽。全都點頭。教店家把門帶上。衆位出了三元店。行至大街。就是那些人。捱肩擦背。攙老扶幼。異口同音。全是瞧打擂台去的。他們大衆。也是三三兩兩的。散步出了五里新街。西頭一看。盡是白亮亮的沙土地。寸草不生。此地起名。就叫白沙灘。遠遠看見那裏。有一夥人。圍着瞧着。展爺智爺。蔣爺。張龍。趙虎。這幾個人。在一處。一看這個擂台。有三丈六尺見方。也有上下場門。高穀一丈五尺。上面搭上木板。就在這上邊動手。若要上台。左右兩邊。單有梯子。兩邊八字式的。看台也是兩層。單有梯子上去。另有一個小棚。是單有一位小文職官。在這棚內。蔣爺他們吃驚。皆因一看擂台。是個白虎台。展爺低聲叫。蔣四哥。智賢弟。他們搭擂台。爲何搭一個白虎台。是甚麼意見。本來這擂台。不定要出多少條人命。搭一個白虎台。更了不得了。趙虎說。咱們看看那邊去。甚麼事情。圍著那裏。許多人。展爺住那邊一看。果然壓山倒海。圍着一圈人。往裏瞧看。蔣爺等一齊都到這裏來了。分開衆人。住裏一看。原來是大衆圍着一個江湖上賣藝的。見那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挽牛心髮。穿一件青紬的汗衫。俱都被損。青緞緝褲。一雙舊布靴子。腰間繫着一個舊抄包。面似鍋底。地下放着一根齊眉棍。一把竹片刀。

見他冲着衆人深施一禮，說：「愚下走在此處，舉眼無親，缺少盤費，人窮當街賣藝，虎瘦攔路傷人，我會點粗魯氣力，在衆位面前，施展施展，要是練完的時節，懇求師傅們幫湊，有多給多，無多給少，說畢這套言語，就踢了兩盞腿，然後打拳，張龍一拉展南俠，低聲說道：「這個人就是花神廟廬大老爺，打死花花太歲，嚴奇看擂台的那個史丹，後來到開封府，把他充了軍，他是個逃軍，他逃在此處來了。」展爺說：「對了你這一說，我就想起來了。」按說這個人，咱們伸手能辦，蔣爺說：「那是何苦見他打完了這套拳，要錢的時節，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大家誇獎說好，就是沒人給錢，又練了一盞刀，也沒人給錢，又練了一盞棍，也沒人給錢，史丹可就急了，說我連練了三四盞工夫，一個給錢的人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人，十分兇惡，要問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蔣平遇龍湎定計 趙虎見史丹施威

且說蔣爺瞧這賣藝的，可憐練了半天，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個黃臉的大漢，生的猙獰怪狀，說朋友，沒人給錢，皆因你不懂得這裏規矩，你應當先找出一個頭目人來，在本地有人緣的來教他，幫著你湊合半沖他，合半沖你那方能行了，打算你自己要一天，要下一文錢來，你不懂規矩呀，朋友你貴姓？史丹說：「姓史，我叫史丹。」那人說：「史壯士，我給你找個事情，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史丹說：「我實出無奈，欠下了人家的店錢，我纔出來賣藝，只要與我找個吃飯的地方，永不忘爺臺的好處。」那人說：「在這南邊有個團城子，裏面住着東方大員外，他們那裏打更的約有四十多人，打算要尋找四個打更的頭目，可得有些個本事纔好，據我看你這本事雖不甚強，你這身量相貌，還可以。」史丹一聞此言，就與那人深深施了一禮，說：「恩公，但能如此，我要得了好事，這一輩子也忘了你老人家的好處。」那人說：「明日正午，我在團城子西門，與你留下話，見了員外時，節成與不成，在兩可之間。」史丹說：「那就看我的造化，就是了。」那人一回手，給了他一錠銀子，說：「你拿這銀子，還還店錢，換換衣裳。」明日正午，我們相見。」史丹又給打恭，那人說：「我可要走了。」史丹說：「請罷。」那人哈哈一笑，說：「朋友，你敢情是個渾人哪？」史丹說：「我也不算聰明，那人說：「你不打聽打聽，我姓甚名誰呀？」史丹一聞此言，羞了個臉紅過耳，說：「爺台，我實在是個渾人。」恩公，你千萬別怪我，到底你老人家貴姓？那人哈哈一笑，說：「我姓朱，單名一個英字，外號人稱黃面狼，你明天到那裏之時，你就說有個姓朱的，自然就與你回說進去，千萬你可要記好了，你在那個店裏住著哪？」史丹說：「我就在這五里新街西口，有個李家小店，就在他家住，了十幾天的光景，就欠下人家的店錢了。」朱英又說：「你算計這一錠銀子，連還店錢，帶置衣裳，數與不數，如要不數，我

再給你幾兩。史丹說：足穀足穀，黃面狼朱英。這纔揚長而去。瞧熱鬧的衆人，也就一擁而散。史丹也就拿着銀子，提了鈔馬子，撲奔五里新街來了。蔣爺說：咱們走罷。蔣爺與智化展南俠說：此處有很好的一個機會，你們二位想到了沒有？智爺說：甚麼機會？蔣爺說：咱們要是有人同這個姓史的一說，明天與他一同上團城子，做個假投降。此時東方亮，正是用人時節，只要是高一頭，闊一膀的人，他是準要團城子裏頭。若有一個內應，要請冠袍帶履，就容易了。藏珍樓的底，咱們也就得著了。讓誰人可去？智爺說：就是這個人不好找。大家隨說，著就到了五里新街西口。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四老爺，怎麼這樣忙？蔣爺回頭一看，原來兩個人，一個是白方面，短黑髯，粗眉大眼，一身皂青緞衣襟，一個是年幼的後生，粉綾色武生中粉綾色箭袖，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如美玉，五官清秀，看去不過十八九歲。一看那白方臉的，認識就是大漢龍滔。看那後生，不認得是誰。身臨切近，將要叫展老爺。蔣爺對他使了一個眼色，那人纔不敢往下叫了。彼此對施了一個常禮。蔣爺問：這是誰？龍滔一回頭，把那後生叫過來，說：給你見見。這是展伯父，這就是我姪子。他叫龍天彪，過來與展伯父叩頭。說：展伯父在上。姪男天彪叩頭。展爺把他攙起來，說：賢姪請起。龍滔將所有一衆人，一一全都見了一禮。展爺說：找一個清靜之處說話，離那熱鬧之人，遠遠的幾位坐下。蔣爺說：這就是大爺跟前的姪男，龍滔說：對呀，這就是我哥哥龍淵之子。蔣爺問：從何而至？龍滔說：皆因先到開封府任差去了。王老爺馬老爺告訴我，說你們在南陽府團城子，五里新街，打下了公館。我們就上這裏來了。剛到這裏，聽見有人說：這裏有個擂台，我們多繞幾步，奔到此處，不料真遇見老爺們了。蔣爺問：你姪子跟來作甚麼？龍滔說：皆因他父親被花蝴蝶一毒藥鏢打死了。如今跟着他馮七叔，練就了一身工夫。他七叔就是不會打暗器，這孩子他一心學打鏢，教我帶了他，給他找一個師傅，跟着學打鏢。學會的時節，慢慢找花蝴蝶的後人，只要是他黏親帶故，無論是誰，打死一個，就算與他天倫報仇。蔣爺說：好稱得起是個孝子。龍老爺打算與他拜誰爲師？龍滔說：四老爺給他，想一個人罷。蔣爺說：這裏有個很好的人，龍滔問：是那位？蔣爺說：無非輩數不大相符，就是我把姪子也可以教他。收作一個師弟。龍滔一聽，是徐良說：要是徐老爺可就好了。不但使鏢，甚麼暗器都會。回頭就把天彪叫過來，說：你這師傅一身的暗器，不但學鏢，要學甚麼，就有甚麼。四老爺你給說一說，咱們立刻就拜。蔣爺說：使得。叫徐良過來，說：我與你收個徒弟。龍老爺的姪子，方纔與你見過的那個，他要跟你學鏢，你就收了。這個徒弟，徐良說：姪男年輕，如何敢收徒弟？蔣爺說：你不必推辭了。龍老爺把他叫過來，磕頭罷。龍滔把天彪叫過來，就在白沙灘這裏，大拜了四拜，行禮已畢。龍天彪也給大衆磕了。

一回頭，智化說：「四哥，你方纔說我們這裏少一個人，上圍城子作個內應，據我看龍老爺可去。」蔣爺點頭說：「我也打算。是這個主意。」龍潛問：「甚麼事情？」蔣爺對他如此這般學說了一回。龍潛說：「使得。」天彪答言：「衆位伯父在上，可不是我小孩子人家多說話。要說教我叔叔上圍城子去作個內應，恐怕不行。最好我也跟着一路前往。姓史的帶我叔叔，他們不好打聽的事情，我都好打聽。他們到不了的地方，我可以到。他們絕不能疑惑我。衆位伯父想想，使得使不得？」蔣爺說：「也到有理。」展老爺問：「去了怎麼個說法？」蔣爺說：「作爲龍老爺與那位姓史的是親戚，如此如彼一說，沒有個不成。展爺說：「怎麼見得？」一說就成。蔣爺說：「他要想謀反，他豈不各處找尋這高一頭闊一膀的人？」龍老爺這個相貌，焉有不成之理。展爺說：「誰去找那姓史的去呢？」蔣爺說：「不用多少人去，就是我同著張老爺、趙四老爺就行了。」智爺說：「事不宜遲，我們就辦理。」蔣爺說：「我們都在美珍樓相會，說畢大家散去。」蔣爺同定張龍、趙虎奔了李家小店，進了路北的店門。至裏面一看，那姓史的正要拿著銀子出去購買衣服，一看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趙虎先就過去說：「朋友，你認識我們不認識？」史丹回答說：「三位恕我眼拙，未領教貴姓。」趙虎說：「我們是開封府的，這是我們蔣四大人，這位是我三哥姓張，我姓趙，叫趙虎。史丹一聽是開封府的校尉，轉眼間就顏色更變，說：「衆位老爺們請坐，你們衆位必是爲我來的。我可是被罪之人，我可不是逃軍。」趙虎說：「你不用說那些話，你跟著我們到開封府見相爺就得了。」史丹一聞此言，嚇了個胆裂魂飛，事不由己，就給趙虎跪下了。說：「我在那裏實出無奈，看看快餓死，我纔上這裏找幾個盤纏，仍然回去認罪。」蔣爺說：「你且起來，不必撒謊。我先問你一句話，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史丹說：「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蔣爺說：「你愿意活，方纔姓史的給你找得那個事情，東方員外是作甚麼的，你知道不知？」史丹說：「我就知道他是個員外，別事一概不知。」蔣爺說：「如今襄陽王造反，他與襄陽王連手，也是一個反叛。史丹說：「他既是一個反叛，我餓死都不跟著他去。」蔣爺說：「你既然說出這樣話來，你就是大宋的好子弟，我們只要說明白了，你只管前去。」史丹說：「我可不去。」蔣爺說：「我教你去，你只管前去，不但你去，我有個朋友姓龍，他還有個姪子，名叫天彪，我把實話告訴你，向著反叛的也在你。向著大宋國朝廷也在你。」史丹說：「我甚麼事向著反叛的呢？我要向著反叛的教我不得善終。」蔣爺說：「好，你同著我們這龍姓的爺兒三個去，就提你們是親戚，他們是在鏢行裏保鏢，如今把買賣散了，要在此處賣藝，作爲是碰見你說賣藝不行，作爲他們爺兒兩個苦苦哀告與你轉求，這位姓朱的，給他們美言美語，就在員外家內打更，都是愿意行了更好。要是不行，也不干你事，只要大事依我，不但你前罪可免，還算你一件奇功，準有 you 一個小小武職官做。」就

你的造化了。史丹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四老爺倘若人家不收，那時可別嗔怪于我。」蔣爺道：「我方纔說過，事要不成就與你相干。遂教四老爺把龍滔找來。」史丹又問：「四老爺教我們前去何用？」蔣爺說：「我要不言，你也不知。是萬歲爺丟失了冠袍帶履，現在團城子裏面有個藏珍樓，不知道那藏珍樓裏面的消息，總得有個內應，方能得他裏面的實底。再說他擺擂台裏面有許多賊人，他又是王爺的餘黨，要有內應，豈不省事？這就是已往從前的實話。今都告訴與你，就看你心地如何了。」正說之間，就見趙虎跟着龍滔進來，蔣爺給他們引見了史丹，問：「我們明日一同前去，說我們是甚麼親戚？」龍滔說：「我們作爲是兩姨兄弟，這是我姪子龍天彪說叔父，你到不用說我是你姪子，就說我們是父子。」爺兒兩個據我想着，比說是你姪子還強哪？」蔣爺說：「很好，這孩子實在真聰明，把主意定好。」蔣爺掏出兩錠銀子，給與史丹說：「你使用罷，然後告辭。」龍滔天彪也不跟回公館去了。張趙二人跟着蔣爺見了美珍樓，往裏就走。從西邊扶梯而上，至樓上一看，共是五間樓房，當中三間，單有兩間雅座，都是金漆八仙桌椅條櫈，南面俱是榻扇，東西兩邊兩間雅座，俱是半截窗，上掛着半截斑竹簾子，從外往屋內看，看不真切。由屋內往外看看，看的明白。北面是一帶欄杆，全都是硃紅斜十字式。蔣爺奔到榻扇裏，往下一看，是人家大醬園的後身，很大的院子，盡是醬缸，地上一半，地下一半，有兩個人，在那裏曬醬。東雅座把蔣爺叫將進去，蔣爺一見是南俠智化，就把史丹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復又叫過賣另添盃筯，又添了些酒菜，正在吃酒之時，忽然跑上一個人來，周圍一看，復又下去，就把白菊花同上來了。衆人捉拿淫賊，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酒飯鋪衆好漢捉賊

且說蔣爺進去，見大衆一個圓桌面，要了許多酒菜，有喝的，有不喝的。蔣爺這一進來，又添了幾件酒菜，忽聽扶梯一响，蹭蹭上來一人，看了看，又下去了。艾虎說：「這個叫飛毛腿高解，是個賊。」徐良說：「這是白菊花的前站，還有個病判官周瑞，他們三個人總在一處。」正說之間，又聽扶梯一响，頭一個就是白菊花，武生相公打扮。第二個是高解，第三個是周瑞，三個人仍是一路而行，依着白菊花，絕不上南陽府來，是教飛毛腿高解，病判官周瑞，兩個人苦苦相勸，晏飛自己想一點頭，隨着他就走。另有個主意，他的意見是找他那個相好的婦人去。那婦人也離團城子不遠，隨着他們走，讓他們上團城子去。自己單找那婦人去，見着時節，就帶着他上姚家寨去了。可巧到了五里新街，天氣尙早，假說在此處吃酒，盼到天黑，自己就單走下去，來到美珍樓要吃酒，又恐怕山西雁在這裏，飛毛腿先上來一瞧，並沒有